

宋元通鑑

三十八之四十

宋
神宗
哲宗



三

特別
U8
3719
13



特
3719
13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原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八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神宗八

林廣

元豐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代韓存
寶經制瀘夷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辛亥馮京
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
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
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

神宗八

罷章惇

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人謂不愧科名云 一月巳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惇罷以張璪參知政事時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罷知蔡州 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 夏四月癸亥帝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 巳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非郊如南郊儀 乙酉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李立之

安石理財專為足國為強兵而試之治河治夷無一可者何其陋也

吳處厚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 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杵田廟于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晉程嬰公孫杵白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

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歿忠義逮今千有餘
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冢
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鄆王
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
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柝田爲忠智侯大建廟貌
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有上書乞擇
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
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
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
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爲

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六月癸未以河北諸郡蝗生命提點楊景畧提舉王
得臣等督諸州縣捕蝗 是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
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
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
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
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
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
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

种諤不終

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遠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
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
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
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它日固又曰今五
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
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
帝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

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種集兵會伐

甲辰韓存寶坐逗留無功誅于瀘州以步軍都虞候

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

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

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菁無日不雨雪

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齧割食之過

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

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巴酉

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詔定選格初太祖

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

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
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
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
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
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
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合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
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

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
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
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
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
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
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酌賞隨所分隸校勘
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
列遷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
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秦舉雖小大殊科然

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德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九月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辛亥，廊延經畧

趙彥若

副使种諤率廊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弃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月癸未朔，日食。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高遵裕

曲珍

樂

鑄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罇十二處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處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處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處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

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處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處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罇鐘十二處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處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

遵裕不終

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渴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二千
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
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
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眾潰而軍食又乏
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二萬人
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
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
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進襲其
統軍仁多咬丁敗之次于葫盧河遂班師時五路兵
皆至靈州獨憲不至貶宣徽南院使陳玘知鄆州

玘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為主帝以為沮格故貶以
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
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
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遂擢
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
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
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
凡流無閑閱勳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
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夏母梁氏

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兵法不行

以曾鞏為中書舍

人輩游于歐陽修之門修謂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成一家言又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時謂其可比劉向王安石亦稱其文章世所鮮儷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三月壬辰親策進士是科得鄒浩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罷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

鄒浩

罷亶

通鑑卷三十八
爲錄自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癸酉以王珪爲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
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
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
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
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
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
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
雖爲首相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

知人而不
能進人退
人爲之奈
何

重屢因微失譴金每譴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
未有人皆耻之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
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率爾對曰人
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
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
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它人則雖追之使去亦不宥
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
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
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

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是時蘇軾居黃州已三年矣。帝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帝手劄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以軾量移汝州。未至，軾上書自言有飢寒之累，有田在常州。

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榮州人王庠

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究其指歸常作經說
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
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
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故忽之不行
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丁丑同知樞密
院呂公著以興兵討夏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
公著數白其害不從乃引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定
州安撫使 五月壬午朔日食戊戌詔兩省官舉可
任御史者各三人 甲辰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
徐禧如鄜延議邊事 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

與夏人戰破之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 秋
七月庚子以蔡京為起居郎同詳定官制 八月庚
申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
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
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
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
太廟 辛未种諤以行軍迂道降文州刺史 甲戌
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
為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
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種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與靈可

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執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自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

川岩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永樂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歿初禧等
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
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
萬已屯注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
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
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禧
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
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
此常執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刃自率

高永亨

高永能

曲珍

士卒拒戰夏人益眾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
皆有懼色珍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
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
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
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繼之珍銳卒敗
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眾大潰珍收餘眾入城夏
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岩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
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歿者十六七至絞馬糞
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

伐夏師大
敗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神宗八

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奔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霧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

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敝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加大學士庚子安化蠻寇宰州知州王奇歿之詔贈忠州防禦使冬十月甲寅沈括坐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曲珍降授皇城使乙丑贈徐禧李舜舉李稷等官各推恩有差癸酉貶知太原府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十二月丁巳新樂成劉几所定也丙寅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王奇

貶惠卿

樂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丙午封王閣大夫屈平為忠潔侯 趙槩卒槩字叔平 虞城人舉進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平生與人無所怨惡專務掩惡揚善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歿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

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典靈會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摠管 三月乙未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 夏四月丙辰曾鞏卒鞏字子固南豐人平生無所玩好唯藏書二萬卷手自讐校至老不倦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歐陽修雖薦之亦不至大用卒年六十五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壬申帝御邇英閣講周禮 是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歿者十六七

支斬
訾虎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五月甲申以時暑趣斷開封大理獄癸卯詔賜資
州孝子支漸粟帛是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
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
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六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任言事或
監察御史五人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敵於兵令
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
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
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
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

誣聞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
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
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
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
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一二百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
乞還侵疆不許丙申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
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
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歿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
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興
利之臣，爲國歛怨，宮闈之臣，不可委以兵柄，願擇循
良之吏，賑貸存恤，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字彥
國，河南人，自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初名臯，旣而
易名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遣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以司徒封韓國公，家居一紀
斯須，未嘗忘朝廷。卒年八十，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以鄒浩爲穎昌府教授。時范純仁爲守屬，掇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秋七月乙卯，孫固罷，以
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辛卯，蒲宗
孟以荒于酒色，繕治府舍，過制罷。以王安禮、李清臣
爲尚書左右丞。九月癸卯朔，日食。冬十月戊子，
封孟軻爲鄒國公，辛丑封馬援爲忠顯王。十一月

罷宗孟

神宗八

通鑑卷三十八
甲寅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
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既歿以師閔代其
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
數時天下凡二十二路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
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
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
三

宋元通鑑卷三十八 戊午孟夏廿一日 林亨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九 起甲子至乙丑凡二年

神宗九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
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
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
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
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

從祀

常秩

河諸若 三月壬戌詔賜臯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五月壬戌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
 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
 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
 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歿之 秋七
 月甲寅王安禮罷知江寧府 八月癸巳趙抃卒抃
 字闓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後徙于浙之西安抃為人

王友

秦貴

自王 李貴

和易溫厚周旋慎密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
 可奪歷官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愛民恤獄要之以惠
 利為本至于治杭鋤強疾惡禁奸糾慝不少假借益
 其學道清心隨物順應初無意必晚歲習為養氣安
 心之術翩然有高舉之意將卒詞色不亂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謚清獻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
 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
 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十一月丁酉朔夏人寇清邊
 砦隊將白玉李貴歿之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敞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

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有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陳瓘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時陳瓘為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瓘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得程顥之文必冠帶誦之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

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三月甲午朔立

立太子

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頊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

高公繪

確成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釣致珪語

范祖禹

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蓋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九年年二十八太子即位時年十歲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

喪禮

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從此起念
又不在幽
薊下手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人相，見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致祖宗之

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已亥大赦天下，羣臣進秩，賜賚有差。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命宰臣王珪為山陵使。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中旨救時

通鑑卷三十九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且不能寐自是驚悸
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
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
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寬民力有
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聞先帝
喪入臨時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
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
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

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
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
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
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
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太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
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
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
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
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

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答詔從之。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

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日為坤成節。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值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

宋彭年

王諤

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丁酉，避僖祖忌辰，以帝生次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貶吳居厚知廬州，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庚戌，王珪卒，改命蔡確爲山陵使。珪字禹玉，成都人，徙居開封。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蓋人品之最陋者云。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是科得謝良佐，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關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時蘇軾自登州召還，道路之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

通鑑卷三十一

謝良佐

起司馬光

召蘇軾

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

神宗九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眾議乃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肇之邪。

召程顥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顥以疾不行 六月庚

徐積為行

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日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日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

通鑑卷三十九
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丁丑程顥卒顥字伯淳河南人卒年五十四楊時聞顥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情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管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管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通鑑卷三十九 宋紀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
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
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于知
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爲君子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
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

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
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第順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歿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
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數語似庸
禾窺其所
至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楊時因穎卒又見程順於洛時
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順順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
去順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
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順辨論往
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 丁亥詔中外臣
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
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露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
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
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
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

首言農

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吠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為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與平縣抑民曰為牧

民自言妙

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

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之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

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少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冬十月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丁丑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罷義倉已卯詔均寬民力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丙戌罷

通鑑卷三十九 宋紀
方田 十一月辛丑詔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以
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
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
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
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
罷萊蕪利國兩鑛治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十二月壬戌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罷市易
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
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
乃僅足本錢益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

韓川

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
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
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
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罷保馬
法貶起居舍人邢恕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
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其實
天資詭詐結納名士以冒進取至是以與蔡確謀立
岐王顥事旣不成又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
太后怒故貶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 丙寅一年

哲宗一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丁未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

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月乙丑修神宗實錄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 閏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堞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

王覲

王巖叟

上官均

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及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于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恐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歎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

罷蔡確

事君之禮
必如是

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范鎮為門下侍郎
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詔起之曰西伯
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
憚勤天下望鎮與司馬光同升矣鎮固辭表曰六十
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
起鎮學本六經篤于行義清白坦夷恭儉慎默至于
臨大節決大議雖在上前無所屈撓熙豐之際天下
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光思濟斯民出而任

出處

重鎮嶷然如山確乎不拔亦各從其志也 壬辰以

呂公著為門下侍郎丙午以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

左右丞以李常為戶部尚書初司馬光言戶部尚

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

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

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天下知朝廷不急

於征利貪吏望風格克之患少息矣常作元祐會計

錄三十卷 辛亥章惇罷帝初即位起蘇軾知登州

尋召為禮部郎中軾素善司馬光及光為僕射惇每

謔侮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管許靖以虛

罷章惇

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
 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光賴以少安至是言者論惇
 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
 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役法于太后簾
 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
 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
 燾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詔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
 知院事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
 修可為學官者一人 乙卯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

變革之際
 最宜參酌
 人言變通
 今古革而
 當其悔乃
 亡此大學
 問大經濟
 人所宜虛
 公無我者
 也

事蘇軾為中書舍人 丙辰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管勾官 三月辛未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
 自言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司馬光請
 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
 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
 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
 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
 丁仍舊募入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
 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
 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

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
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
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
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
之人恣為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
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
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
定差其人_{此言是}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
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
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

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入
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
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
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
務要曲盡初章俾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吊
公著言俾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
定于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說得平正呂大防孫永
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
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此二害輕重

此事又不得比例總之宋人文字太繁駁辨易起

但革此弊定矣

益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

忿然者一以為宜仍革爭之有迹也。賢者固不逢公喜亦豈可不慮。啓君父疑乎。小人乘間聞捷乎。

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為人忠信有餘。而通達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始不稅矣。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顧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

通鑑卷四十一
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歿者視舊數倍殆非先主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如范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

畢仲游

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它自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于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益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

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入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

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為之處

范子淵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歷掃之人溺歿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歿之地時以為至言 帝御講筵侍讀張士

遜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士遜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顧劉摯問曰果當避否摯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帝然之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

矯枉過正
豈宜見之
章奏以惑
主心

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撻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

哲宗少主
輔導之臣
自應如是
或以正公
太嚴切彼
五十不出
肯從史取
富貴乎

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熏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議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願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

韓縝罷

割七百里
地與契丹
而捐六十
萬人與西
夏如此造
功真可扼
腕本為富
國強兵孰
意兩失

傷天地之和帝領之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覲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穎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此晉何曾癸巳王安石卒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荀况韓愈不道也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初知鄆縣築堰決陂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及召試館職固辭

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
由是名重天下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辨之姦亦非作辨姦論
以刺之反神宗任用慨然矯世變俗遂議立法在廷
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自言俯視
一世旁若無人衆不能誣以是怨議紛起甚者述其
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傳播四
方而安石亦偃然當之唯程顥嘗曰熙寧初王介甫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
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
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

以誠感上
心自不必
曉曉與介
甫辨是第
一失着

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
被謫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
深使衆君子從容與之勢以自緩易氣平心尚有聽
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又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安石再
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
賜免未幾累表辭職得會靈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
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露坐其下多寫福建子三
字蓋悔為出惠卿所賣也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

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吾所立法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自後絕不談朝政以字學久不講作字說二十四卷築別館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不數里而近平日乘一驢從一二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以行間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為寺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卒年六十六司馬光在病中聞之東呂公著曰介甫

總是多事

無他但執拘耳贈恤之典宜厚上聞之再輟視朝詔所在給葬事謚文公

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

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舉於聖人之門也

論曰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沒人善而痛惜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

既得罪於天下亦安問其舍租攻淡故曰賢者識其天者

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以文章節行為事曰道在是矣于是認經濟為道德而不以道德為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乃請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

起彥博

通鑑卷四十一 宋紀
得預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為定制 詔起文
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
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
為不可乃有是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
上恩禮甚渥彥博時年八十一矣 乙巳詔戶部裁
冗費著為令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中丞劉摯言陛
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太愆猶有漏網宦者
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
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
東迤邐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

黜內侍

林且

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不得一領皇城
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
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
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
侍御史林且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
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
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
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
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
身行已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

召韓維

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

顧臨

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十條

放縮定

貶呂惠卿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甲辰置春秋博士 呂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
 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
 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
 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
 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
 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
 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
 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

所存者不
 當產祿矣
 謂公當作公著

之聖不信宰手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
 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
 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巳范純仁言于太
 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納之乃詔前朝希合附
 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
 謂公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
 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
 使自弃邪 戊申以雷弼配享神宗廟庭甲寅詔正
 風俗修紀綱勿理隱疵細故 秋七月罷成都榷茶
 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

黃廉茶政

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往附蔡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請摧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

踏逐申差

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入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

瑕

通鑑卷之四十一
宋紀
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弃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楚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

十科似大煩不可以

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賈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

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爲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譴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劉恕同修資治通鑑未沾恩而卒詔官其子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

劉恕

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日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

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

夏人請地

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斬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毋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天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弃

此端亦難開

安燾之說正

孫路

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弃之豈不取輕于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達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若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甲祭衍奏以為蘭弃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

畢仲游之
言信矣

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覲、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_○禁_○抑_○配_○，而其爲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

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狹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覲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俟除舊欠二分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以程頤兼判登聞鼓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自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即通左氏春秋大義。初宦時，年方冠，遂以天下安危爲已任。至是復相，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

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歿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爲之勳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究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

司馬康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以呂公孺爲刑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典吏甚久公孺曰殿中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曰宮嬪往還不一奈何專指吏卒乎獄雖具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爲然釋之

丁卯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

本領

呂公孺

之間三涉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
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常鎖
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
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
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它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
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
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

畢公不可
才久與處

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
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
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
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
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
觸諱以遊其間始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已
卯張璪罷先是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
言璪奸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徃徃
以危機陷入深交舒直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
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

罷張璪

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冬十月丙戌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宋聖之號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本為侍祠然兼領它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它職添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贖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以王令

孔宗翰

河

圖領都水事時河北水災詔秘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間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抑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間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王令圖亦以為言于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十一月戊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取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通鑑卷第四十
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
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不則國家何憂摯薦王
巖叟爲監察御史冬至百官表賀程頤言節序變
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從之十二月庚寅詔將
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是年調
楊時爲徐州司法以憂歸

戊午仲夏九日點之

毛春氏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